

●清流漫谈●

# 玩泥巴

□吴传银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天然地就与泥巴有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平地里玩的最多的就是搓泥团、打炸炮、捏玩具、做泥哨……这些土得掉渣的玩意儿，哪一样也离不开黏黏咕咕、散发着浓烈土腥味的泥巴。那时节，我们整天浑身上下泥乎乎，脏兮兮的，纯粹就是一个个泥猴子，为此经常遭到家里大人的呵斥，偶尔瞧不顺眼异常激动时还要赏上几个结实的耳刮子。疼归疼，怕归怕，事后依然是我行我素，玩起泥巴来照旧乐此不疲、兴趣盎然，谁叫泥巴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有着不可遏制的巨大诱惑力呢？

家乡地处江淮之间，高低起伏，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土壤颜色多姿多彩，土壤粘度迥然各异。有离水即干表层喜欢结面儿的蓬松的碱白土；黏黏咕咕稍有些干，就连锋利的犁铧也难以插入的黑眼腻子土；颜色鲜艳，腌制禽蛋蛋黄通红、汤油横流，当家过日子主妇们极其稀罕的红壤土……至于我们这些喜欢玩泥巴的孩子，最青睐的还是那些韧性大、不沾手、可塑性强、伸展自如，做啥像啥、随处都有、到处可见，得到它一点神也不需烦、半分钱也不用花的老黄泥喽。

假期里，三五个孩子凑到一起，各自到塘边溪畔捱来一大坨黄泥来，找块平地，专心致志地玩起了打炸炮的游戏来。我们用擀打柔软的黄泥做成大小适中的小钵形状，底部揉得尽量地薄，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之上，口面向下，按照事先排定的顺序轮番着用力往平

地上撮。可能是由于我们向下摔得速度快、力量大，让向上弥漫的空气阻力急剧增大，冲击力骤增的缘故吧！随着一声脆响，泥钵的底部轰然炸开，向上翻卷开来，像朵朵盛开的菊花，形成一个或数个大小不一的窟窿。依据规则，一个孩子摔出来的窟窿，其他所有参与游戏的孩子都得依次用各自的黄泥去把漏洞补齐。只见摔出来大窟窿的孩子喜形于色、洋洋自得，静等着进账大把的黄泥，其他的孩子们依次按照窟窿的形状或捏团，或搓条，尽量用最少的黄泥把一个个泥洞填满糊齐，倘若遇到运气不好或用力不当的，摔在地上变成了一滩烂泥巴，半个窟窿都不见，那也只有垂头丧气，自认倒霉份儿，只能期待着下一次摔出个奇迹来。黄泥虽贱，但是通过自己努力赢得的，即便一文不名，但满满的自豪感、胜利感，成就感还是不愿输给任何事体的。

混沌初开，我们虽然不能通晓男女之情，但善于模仿的习性还是慢慢地显露出来。你看，几个孩子喃喃咕咕聚到打谷场边，找一块干净平坦的所在，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来。他们分工明确，你俩是老头、奶奶，他俩是儿子、媳妇，家里固然少不了三、两个孩子，就由几个小不点来充任。家庭所有的成员都齐了，自然也少不了一些必要的家当，于是粗枝大叶的男孩子负责找泥、抠泥、揉泥，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则负责各种物件的制作。她们用揉得筋道的泥巴，或搓团，或拉条……盘锅灶灶，制碗做盘，捏出活灵活现的小鸡、小

鸭、小猪来……手把更高的孩子们借助着小刀、小棍等辅助工具凭着丰富的想象甚至用泥巴可以做出惟妙惟肖的微型碗橱、衣柜来。粮食没有用细土代替，菜蔬没有野草、野蒿满地都是，劈两根树枝杈当筷子，舀半杯水就是老酒，一家人长幼有序，席地而坐，围成一圈，端上泥碗、泥盘、泥杯，吆五喝六，劝吃劝喝，其乐融融，亲和和和。

倘若实在没有人陪着，一个人玩起泥巴来也不会感到过分的寂寞。用硬一些的黄泥做成手掌大小规整的圆饼，中间钻洞穿线，拴在下面作为托子的细木棍上，形成等长的两股，放到背阴处阴干（没有经验的放在大太阳下面晒，肯定会开裂砸锅），拎起泥饼，用手转动泥饼给粗线逆时针上劲，待两股线麻花般地紧紧地绞在一起后，逮着线头，将两股线自上而下缓缓地拉开，泥饼随着线的拉开幅度急速地转动开来，飘飘忽忽，就像悬浮起来的陀螺一般，越转越快，令人赏心悦目。如果因为心急，没等泥饼干透就开玩上了，由于受力太猛，泥巴爆裂，突然间四花八裂地四处飞溅，自然引起一阵唏嘘和欢笑。

有点人文的，带有一些故事色彩的还要数搓泥团了。把一团软硬适中的黄泥放在手心里可劲地搓圆，搓到一定程度，可能是内外力大小不均的缘故吧，顺着散布在泥团上比较粗的裂纹细细地瓣开，里面有时竟然会形成一个圆溜溜的小泥球。碰巧时，小球里可能还有更小的泥球卧在里面，层层叠叠的。

由此，家乡流行着一段朗朗上口故事般的童谣就是专门描述它的：“泥蛋团搓一搓，里面坐个哥哥，哥哥起来打水，里面蹲个小鬼（家乡话：女孩子），小鬼起来织布，里面织个后生，后生起来放牛，里面坐个癞猴猴（家乡话：蟾蜍），一打一蹦，三打就钻洞。”语言诙谐，形象逼真，引人入胜。其实在淳朴善良的家乡人心里，故事竟然还有另外一种版本。小时候家乡人人口口相传，有鼻子有眼地说：泥团里的小圆球就是害得《白蛇传》里白蛇和许仙一对恩爱夫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金山寺老和尚法海。水漫金山发生后，由于他为人险恶，做人不地道，坏人姻缘，害人害己，遭人唾弃，世间不容。再恶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事后他以为自己做事太绝，也有些懊悔，羞得不敢见人，只能东躲西藏，无处存身，躲来躲去，光明正大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躲到泥蛋团这个一般人都想象不到，轻而易举不会被发现（有的地方说是躲在螃蟹的腹中）的地方，只有一些有心人为了作贱他、损他，硬是把泥团放在手心里可劲地搓，搓到一定程度才逼着他隐隐约约地现身，使他一次次出丑。真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随着年龄的增长，属于孩子们的专利——玩泥巴，只能作为一种奢望残存在我儿时美好的记忆里。我无时不向往着重返家乡，嗅着那芬芳的泥土，捏着那筋道的泥巴，圆起我永远不忘的泥巴梦。

●让泉诗韵●

## 有生之年(组诗)

□天 天

继续做一枚生活的棋子，举棋不定。  
一只手在索取，一只手在放弃。

依然饥饿，咽下今朝明朝，  
咽下点灯的时刻，咽下世间的空洞，  
更加乏味更加危险的相知与相弃。

依然清醒，拨弄着那一点心头好，  
念着你，你，还有你，  
不断地撒盐，念着永不愈合的伤口。

依然下落不明，像一条害怕的绳索，  
悬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

## 木质的阶梯

不是窗，不是走投无路的棺木，  
峭壁在两旁沉沉睡去，  
远处是荒野，映照着最后  
走掉的那个人昏茫的身影。

不如归去，在浓荫下默然伫立，  
“错过的，仍是腐朽与腐朽间的交汇”  
都是陌生的脸，而火渐渐熄了，  
灰烬中有树的形状，树的位置，树的敌人……

还剩下什么？我们摸索着  
放下悬空的自己。野山倒退，  
在初见时的那个黄昏细细流淌。

## 烟花三月

杨柳低垂，湖上，  
波涛如隐者。我们开始讨论：  
花枝间无法弥补的颤抖。  
喧哗处，仍有虚构的小径往前奔。

桥被占领了，时代的悬崖被占领了，  
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我，  
每一个人都在风景的灰烬中越走越远，  
有时像一道山梁，  
有时像浓雾中擦不净的镜子。

还是看不透。大风熄灭了我们  
留在那里的眼。  
石阶上，樱花落了一层又一层。

## 一树繁花

都在开。每时每刻都在赴生，  
每时每刻都在赴死。都在开。  
这春天，这终要瞎掉的滚滚红尘。

一堆灰烬，是命运本身，  
薄凉，缄默。  
是失去里一场带血的辩论，  
是因，是果，  
或是谁的欲言又止遗忘在那里。

“已经茂盛的不成样子了”  
看客们在树下，有时是水，  
有时是拔不完的白发。  
看上去，一场又一场生死两茫茫。

## 一群白鸽

是受难者眼里含着的泡沫  
浮在屋檐下，风吹着经幡，  
吹着慢慢变薄的生死。  
是的，是这样的，  
再大的盛世也能咽下。

从没有弹孔的春天走过，  
别落下，已是百转千回，  
一切自有安排，  
那个空着的位置依然空着。

给它深陷的窗口，  
让它辗转难眠，让夜在它怀里  
一点点锈蚀。雪依然在在下，  
清晨，推开窗，  
那么多爱与不爱的碎片。

●灵漱微言●

## 扉页小记

□赵振晓

父亲喜爱在书前的扉页上作一则小记。幼时翻看书籍，我总能瞥见那一两行潦草的文字，心中有些许厌烦，为何要在无瑕的书页上添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显得那样突兀。

这几日，父亲闲时又捧起一本破旧的书，时不时与我说两句，念叨这书写得如何之好，暗示我去阅读。我知道，那是他最喜爱的军旅作家所作，或许当兵时他也存着这样的愿望。

其实，早在多年前，我便草草翻过几页，枯燥得我无法继续。对于父亲不厌其烦的唠叨，我自自然置之耳外。父亲上班，那书仿佛故意被摆在客厅的桌上，走来路过几天，我终究忍不住拿到了手中。

它好像比之前更旧了，封皮上的彩图早已丢失了色彩，成为了一张老旧的黑白相片。缓缓翻开，果然，泛黄的扉页上仍旧趴着两行文字：山区里交通不便，连队文化生活枯燥，外出时购买此书，加以学习。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于连队。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

墨水没有褪色，书页显得更黄了。我轻拭着日期，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开始有些许遗憾，遗憾父亲当年没有留下更多痕迹。那我自己也要作一则小记：多年前，父亲在扉页上记下了几句话，如今，一眨眼二十年消逝，我再次打开了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看见父亲的笔迹，千言万语涌上咽喉，却只叹道，每一次翻开扉页，都是一场久别的重逢。

写完，我毅然决定读完这本先弃下的书，读毕，我仍要缀上后记，折好了，夹在扉页里。植物枯萎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中；文学家去世了，将他的生命留在作品中。可惜，父亲不是作家，无人会记得他的文字，我大约也无法做到，我们平淡普通的写作不会被世人所传颂，活在人们心中。如此，普通人便没有传承了吗？

断然是不会的。  
幼时，爷爷总唠叨说：做人要诚实，对得起良心。我听腻了，便反问他为什么，爷爷说，那是他的爷爷从小教导的。我没见过爷爷的长辈，甚至连名字也不得而知，但我却一直遵行着他的话，之后也必将传承予我的后代。

这年头，时间消逝得愈加快了，还记得小学时盼望着初中，初中期盼着高中，现在，大学都将毕业了。

二十年后，我和我的孩子会再次看见这些信息；四十多年后，我的孩子也会拥有后代，他们仍旧可以见到。即使上百、上千年的过去，也许我和父亲的文字已随这本书的实体，被焚烧成为一缕青烟，亦或被粉碎，深埋地底，逐渐降解，消失于虚无。我的后代仍可翻开他们自己的上一辈过去所记录的文字，发出一声感叹：每一次翻开扉页，都是一场久别的重逢。

我将这些话用黑笔写下，折好了，夹在扉页里，书泛得更黄了。也许，下一次相见，我已白发鬓鬓。

●菱溪物语●

## 草木上的白露

□鲍安顺

白露时天气变凉，虽然白昼尚热，可是夜晚气温便下降，昼夜温差高达十多度。所以说，那夜间空气中的水汽，遇冷便凝结成了小水滴，密集地附在花草木叶之上，待到晨光映照，晶莹洁白，因而得名白露。古人认为夜气为露，属于阴之液，是天上赐给人间的宝贝，并将露水收集起来用以治病，称之为甘露，在镇江还有个甘露寺。金秋白露，沉淀着滋润万物的甘甜之美，比喻为雨露深恩的意蕴。因此，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筑高坛，树仙人，擎玉杯，承天露，取而饮之，以求长生。

南方白露时，茶树又吐新叶，此时的茶叶没有春茶稚嫩，夏茶青涩，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带着历经沧桑的厚重感，染着浓郁秋风的意味，在它被晶莹露珠吻过之后，缺乏的是腴

腴春茶的清纯和炽热夏茶的梦幻，却拥有了人间的烟火气息，以及热烘烘农家人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在秋季勃发而出的茶，取名白露茶，那茶的名字好听，好听得让我想起秋兰之上的露珠，还有千年蒹葭的草木灵气。

白露，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农忙季节，农人怀揣着丰收的喜悦走进了田间地头，他们挥鞭扬鞭，拉开了秋收大幕。这时，谷子黄了，棉花白了，枣儿红了，桂花香了，那芙蓉正艳，银杏泛金，山里的核桃、野梨、葡萄、五味子……都已经熟透了，让人垂涎欲滴。我知道，白露之后，那些庄稼，那些土生土长的果实，都赶着节气而来，满山遍野，呈现出成熟的景致。我想，这是大地对农人的馈赠，也是对他们辛苦劳作的犒劳，正如那山坡上盛开的



华彩若英 白伯骅/绘

